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十法界不离一念心

宣化上人讲述于加州三藩市旧金山禅寺　一九七二年

宣化上人法宝专辑

佛法界

菩萨法界

缘觉法界

声闻法界

天法界

阿修罗界

人法界

畜生法界

饿鬼法界

地狱法界

如意魔女

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

应观法界性，如来唯心造。

'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人；应观法界性，如来唯心造。'你笑我念错了？是不是？

'若人欲了知'：若，是假设。人，就是一切的人。欲了知，欲了知个什么呢？欲了知——人怎么样做人。

'三世一切人'：说'我听说是"三世一切佛"，师父怎么念成了"三世一切人"呢？'人就是佛嘛！人，你叫他是'佛'，也可以的；佛，你叫他是'人'，也可以的。为什么呢？人，可以成佛；佛，是人成的。所以你若说是'佛'呢？没有人懂。'什么叫"佛"啊？'没有人真正知道。你若说是'人'呢，人人都知道是有个'人'。那么知道有个'人'，就好办啦，也容易了。

这个'人'是谁呢？就是'佛'。说那我是不是佛呢？你也是佛；他是不是佛呢？他也是佛；我是不是佛呢？也是佛，却是还没有成的佛。成了之后，那是一个真佛，现在是个假佛。假佛也可以做真佛，真佛又可以做假佛。所以为什么说一个'若'字呢？这个若，就是一个假设之辞，你不要那么固执，把它看得那么认真。所以说，假设你这个人，要明白、要了知'三世一切佛'。三世一切佛，都是人成的。

'应观法界性'：你应该看看这个法界性。不是说那个法界的性，法界有什么性啊？法界若有了性，那还叫法界吗？这说的是法界的众生性，众生啊！各人有各性，你有你的性，我有我的性。说这个性，你不知道。你的脾气就比我大一点，我的脾气就比你深一点。你说是不是？不一样的。

这法界的众生，各有各性。猪有猪性，马有马性。猪，它就姓猪；马，就姓马；牛，就姓牛。各有各'姓'，那是姓名的姓，这是性格的性，男人有男人的性，女人就有女人性，各有其性。那么有的欢喜吃甜的，这是有个甜性；有的欢喜吃酸的，就有个酸性；有的欢喜吃辣的，就有一个辣性。啊！有的欢喜吃苦的，那么我们大家就有一个苦性在这儿，你说是不是呀？我们行苦行。一行苦行，这个修行也是苦行；到了过堂吃饭的时候，也是苦行。行那苦行呢，大家就都不要落到人后边，要跑到前面去，那么过堂那个苦行，谁都要跑到前面去，你看是不是？

你研究研究，各有各性。树也有树的性，花有花的性，草有草的性，各有其性，所以说'法界

性'。不是说那个法界有性，是法界的众生性。你们现在明白了没有？以前你们都以为是法界性，现在是那法界之中的众生性，所以才说‘应观法界性'。

‘如来唯心造'：本来说‘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'我因为前面讲‘三世一切人'，现在最后一句，就给它改成‘如来唯心造'。佛，就是由你心造成的。你心若是修佛法，就成佛道；你心欢喜菩萨，就行菩萨道，成菩萨。乃至于你心愿意堕地狱，你就往地狱那儿跑，将来就堕地狱了。

佛法界

不大不小，非去非来；

微尘世界，交映莲台。

今天还讲这个十法界。第一个讲到佛法界。这佛法界，我们到红木城那儿去讲过这个‘佛'。我在那儿对大家就讲，英文叫Buddha，Buddha，Buddha！我因为很愚痴的，耳朵也很聋的，就听成一个‘不大'。本来是Buddha，我说‘不大'，这个‘不大'是什么？是佛。那么有一个教授就很欢喜这个讲法。所以讲完了，他对著我合起掌来就叫‘不大'。

这个‘不大'，就是没有贡高心。佛就没有贡高心、没有我慢心。英文也有一个贡高的样子，就叫‘I，I，I'，佛没有‘I'，这‘I'的中文就是‘我'。我！我！我！我！我！什么都是我，左右前后、上下四方都是我，这个我，啊！太多了。因为‘我的'太多，就大了；佛呢，因为没有我，所以就不大了。你听这个讲法怎么样呢？那么小不小呢？也不小。若不大，可是他会小，那也不是佛了！那么又不小，所以第一句就说‘不大不小'。

‘非去非来'：也不是去了，也没有来；就是‘来而未来，去而未去'。为什么说非去非来呢？因为佛的法身是尽虚空、遍法界，无在无不在的，你若说他去，去个什么地方？你若说他来，又来到一个什么地方？根本他的法身是周遍的，所以说非去非来。那么是不是就在我们这个世界呢？不是。不是单单就在我们这一个世界，这个法界是所有微尘微尘那么多的世界，无量无量、无边无边那么多的世界，都是佛的法身。所以说‘微尘世界'：像微尘世界那么多。

‘交映莲台'：交映，就是这个法界的佛这个光，照著那个法界的佛。那个法界佛的光，又照著这个法界。交映莲台，佛在莲台上坐著，互相放光动地，耳朵也放光，眼睛也放光，鼻子也放光，舌头也放光，牙齿上又放光，不但这么多的六根门头在那儿放光动地，每一个毛孔上，都是放光动地的。每一个毛孔又现出来微尘世界，无量无边那么多的诸佛，就在那一个毛孔上，所现出来的。

那么每一个佛都是这样子地放光，无量无边的。但是和电灯一样，你那个光也不冲突我这个光，我这个光也不冲突你那个光。不是说：‘啊！你放那么多光，我的光没有地方了，这是不行的。'那光与光不冲突，光与光都是和的，这叫‘和光'。所以，我们佛教就是和光的，这光与光不相冲突，我们人与人也不要相冲突，所以这叫交映莲台。这个交映，就是你的光照著我，我的光又照著你，光光相照，孔孔相通，和大梵天王那个网罗幢一样的。帝网重重，无尽无尽，这就叫交映莲台。这是第一个佛的法界，是这样子的。

菩萨法界

有情觉悟，跳出尘埃；

六度万行，时刻培栽。

第二个，就讲到菩萨法界。方才为什么我把它换为‘三世一切人'？就是因为这十法界都是由人修成的。人，不离现前一念心。所以第二个是菩萨法界。

菩萨法界，菩萨是梵语，翻译过来，叫‘觉有情'。怎么叫觉有情呢？这个觉有情有两个讲法：一个是觉悟一切有情，令一切有情都觉悟了，这是一个讲法；第二个是有情中的一个觉悟者。这两个讲法我们都有份的；什么有份呢？有份成菩萨。我们因为都是一个有情的众生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众生里边，做一个觉悟者。我们也可以以这个觉悟的道理，再去觉悟一切众生。所以这个菩萨是不错的，你也有份，我也有份。不单菩萨是这样子，就是佛，我们也都有份。

‘哦！我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怎么方才法师您说佛就是人成的！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成佛呢？'不要说这个‘人成佛、不成佛'的问题，你说这个果方他将来会不会长大？果方虽然还是叫

‘小孩子'，那么将来他会不会长大做一个人？做人又老了，会不会的？有这个可能，是不是呀？这就像我们现在是小孩子，佛就譬如大人，我们将来长大了就是佛，没有长大就是小孩子。我们现在在佛教里头就是一个小孩子。啊！天天要吃奶，天天要听法。这个听法，是特别能增长人善根的，特别能开人智慧的。所以你若能有机会听法，那比你赚多少钱都有价值。

所以我今天有一个规矩又要立出来，立出什么规矩呢？我希望以后我们这儿的人，不要那么多的holiday（假日），不要那么多的旅行，若放假的日子啊，以研究佛法做旅行，以研究佛法做holiday；为什么呢？因为holiday去旅行，太危险了。啊！你看看！每一个放假的日子，死的人，就不只一个，一定是多过一个。那么多过一个，或者去旅行，就有份的。所以在这个国家，我们要矫正这个风气。这个国家人人都愿意玩，愿意去旅行。我们佛教徒就要改善这个风气。做佛教徒的不要去旅行，不要旅行那么多。有这个时间来研究佛法，你说多好！来诵一诵经、念一念咒、拜拜佛，那更好！

拜佛是功德无量的，‘佛前顶礼，罪灭河沙'，你佛前拜一拜，你恒河沙的罪业都灭了。‘舍钱一丈，增福无量'，但是我可不是教你们舍钱给我，你们要明白。你们有钱，到其他的道场去舍去，那给你们增福是很多的。我们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都是苦恼人，受不了人的供养，若供养一多，我们或者就会死了。若没有人供养呢
？我们这个苦命运、这个苦生命，就多活几天。你看！我们虽然苦，我们也愿意多活几天，不愿意现在就死了。所以你要舍钱，愿意舍钱，到旁的地方去舍去，我绝对是欢迎的。因为其他种福的地方多得很，不需要一定在金山寺。金山寺都是苦恼人，都是没有福报的人，所以你们在这儿求福，是求不到的。你们不要害怕，我们饿不死！

‘有情觉悟'：这菩萨是个有情者，有情中一个觉悟者，觉悟中一个明白者，明白中一个修行者，修行中一个实行者，这就是菩萨。所以说‘跳出尘埃'：他若不明白，就跳不出这个尘埃，这个尘啊，太厚了，所以他跳不出去。你若觉悟了，这个尘就薄了，就好像尘土都没有了，跳出这个尘埃。

跳出尘埃以后怎么办呢
？是不是就睡觉呢？是不是就吃饭呢？不错！还要睡觉，还要吃饭，还要穿衣服。可是怎么样呢？不是单单就做这些事情。本来你去做工，为著两餐，为著吃饭、穿衣服、住，为衣、食、住这三个问题；那么你跳出尘埃，就不是为这三个问题而生存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为著要行这六度。

‘六度'：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说：‘我知道，这布施就是教人布施给我。'不是的，是我们要布施给人。所以那个钱，我们要拣开它，我们不要这个的，这一些个肮脏的东西，我们不要那么多的。这个钱，是最邋遢的一个东西，你要是和它接近得太多了，那就是尘埃。什么叫尘埃
？这个钱就是尘埃。你能不要钱，那是最清净了，就跳出尘埃了。你现在是跳出尘埃了，因为你持银钱戒。不过你不要再被它沾上。那么这是六度。

‘万行'：再修行万行。‘时刻培栽'：不是说是今天我修，明天就不修了；今年我修，明年就不修了；这个月我修行，那个月就休息啦！今生我修行，来生就不修行啦！或者这一刻修行，那一刻又睡觉去了。不是的。时刻培栽，时时刻刻地都要修行这个六度万行。不要说时时刻刻，就生生世世我们都要修行这个六度万行。所以你能这个样子，那就是菩提萨埵了。

说：‘这是很不容易的！'你以为做菩萨那么容易就做啦
？没有那么容易的。不单做菩萨不容易，做缘觉、声闻也都不容易的。做什么容易呢？鬼！做鬼最容易，堕地狱最容易，做畜生最容易，你若愿意容易，就做那个东西去。所以你想要做菩萨，那就是不容易的；菩萨就叫不容易。容易就是鬼，不容易就是菩萨。说是：‘很难的。'，难'也是菩萨，那个难，就是不容易的一个别名。

所以，菩萨就要行人家难行能行的苦行，难忍能忍的这种忍辱。人家认为很困难的，哎！没有关系，我们去干去，这个样子的。不是说：哦！不容易做，我不干了。你不干了，那你就不是菩萨。往前进，精进！精进！精进！就是菩萨了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旁的巧妙的。你就是能做人家所不能做的事情，那就是菩萨。因为人人都不能做，你能做上来了，就是菩萨。

缘觉法界

缘觉圣贤，孤峰独眠；

春花秋谢，十二连环。

我们讲这缘觉，因为什么我问你们这么多的问题

？因为这个缘觉，就不欢喜有问题。他是孤独的，不愿意有其他人在一起。所以今天和你们研究这个大家共同在一起的问题——不要做缘觉。这个缘觉，在有佛出世的时候叫缘觉。没有佛出世的时候，就叫独觉，他自己就会开悟的。他就欢喜怎么样呢？ '孤峰独眠'。所以说 '缘觉圣贤，孤峰独眠；春花秋谢，十二连环。'这是讲缘觉。讲到缘觉，我们自己要 '觉缘'，觉悟这种因缘。他是修十二因缘的，我们是十二因缘修的。

十二因缘，第一是 '无明'。他观察这个无明，无明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咦！很奇怪，怎么会有无明呢？他就观察了：无明缘行，有了无明，就有了行为了，就有 '行'了，有所表现了。有所表现了，就有了 '识'。识就是分别，行就是个有为法。无明那个时候，也谈不到无为，也谈不到有为。那时候就是在有为、无为之间，然后有了分别。

因为什么有了分别呢？就因为有了有为法。有了有为法，然后就有了分别心。有分别心，然后就有了麻烦啦！这个 '名色'就是麻烦。有了名色，一有了名，这就有 '名'的麻烦；一有了色，就有 '色'的麻烦。名色就是麻烦，麻烦就是名色。这个事情若讲起来更麻烦，不讲还没有麻烦，一讲就讲出麻烦来了。说： '嗯！怎么名色就是麻烦？我不懂啊！'你不懂？那你麻烦更多一点。因为你有不懂的麻烦了，我没有讲的时候，你没有不懂的麻烦。是不是？

我没有这么说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没有这么多麻烦。我这一讲，啊！你不懂，有了不懂的麻烦。有不懂的麻烦，就想要懂了。这就有了 '六入'了。你看，这六入就是想要懂，想要明白。听过没听过啊？没有人这么讲法！那现在就有了嘛！这就想要懂。

这六入就是想要明白才有六入。想要明白，于是乎，就生出一个眼识。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就生出了这个六入，这六入为什么要生出？就想要明白。谁不知愈想明白愈糊涂，愈糊涂愈不明白，这就是六入，就入了。你看！不明白，以后就要碰了。碰就是 '触'；各处去碰，东碰、西碰、南碰、北碰、上碰、下碰，就好像那个苍蝇似的，各处去碰壁。为什么要碰壁？就因为要明白。没有听人这么讲过，是不是？这没有一定的法。怎么讲有道理就怎么讲，怎么没有道理也怎么样讲。

这个触就是个碰，到处碰壁。到处想要明白，谁不知碰痛了，就因为想明白。碰了之后，就有了 '受'。 '哎哟！我痛。' '唉呀！我很自在了。'我现在没有碰壁，现在很舒服；一碰壁，就觉得很不舒服。没有人说我一个不好，我觉得很快乐；有人说我不好，我觉得很不欢喜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受，都是在这个地方，没有在外边，不要到外边找去。

这十二因缘，讲到 '受'。受了，有了领受了就生出一种 '爱著'来，就有爱著了。对于顺的境界，就生出一

种爱著；对不顺的境界，就生出一种厌恶来。厌恶就不高兴了！为什么有个高兴？为什么有个不高兴？就因为有一个爱，有一个恶。恶，就是个不愿意、厌恶。所以这麻烦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。

'缘觉圣众，孤峰独眠，春花秋谢，十二连环。'春天万物发生了，这个缘觉的圣人在这儿就 '春观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'，他觉悟到这一切的事事物物，都有自然的一种生灭。所以他就观这个 '十二因缘'。

前面讲到这个 '受'、 '爱'。我们人为什么有一种不平安的感觉？就因为有这种的爱。有了爱，就有了恶，也就是有了讨厌的。那么对你所要爱的东西，就生出来一个 '取'了。怎么叫取呢？就是得著，就想要得著了。因为你爱，所以就想要得到。你得到了，这就满自己的这种欲望了。那为什么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？就因为想要拥有它，所以取缘有，就有个 '有'了。因为有这个 '有'，你想要得到属于你自己的。啊！这一属于你自己的，就有了 '来生'。有了来生，又有了 '老死'了。所以这十二因缘，就是缘觉圣人所修的。

声闻法界

声闻众僧，不论女男；

四谛观行，隐实示权。

再讲声闻法界。声闻，有初果的声闻、有二果的声闻、有三果的声闻、有四果的声闻。这里边又分出初果向——还没有正式证得初果，叫初果向。初果、二果向、二果、三果向、三果、四果向、四果。声闻的人，又叫阿罗汉，也叫罗汉。这罗汉，他能以飞行变化、有神通。证果的人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说： '谁证了果了。' '我是阿罗汉了！'不可以的！因为证果的圣人，他走路，鞋不沾地的，你看他像在地上走路，但是，他是在虚空里头，鞋不沾地，也不沾泥土。

所谓不沾地，就是不沾泥上，甚至于在那个泥里边走，他那鞋子都很干净的。好像那个法顺和尚断流，他在很稀的泥上面走过去，鞋上也不沾泥，这是证果圣人的一种表现。不是说：‘我证了果了。'就证了果了。

我的一个弟子很有自知之明，我问他证了什么果了？他说：‘证了水果。'证了水果，大约可以在水里头走，不怕水了。

声闻，在初果要断见惑；二果要断思惑；三果要断尘沙惑；四果也是断了尘沙惑，无明呢，他破了一点，但是没有完全都破，没有完全把无明都破尽了。这无明破尽了，就是成佛了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的生相无明没有破，所以就不能成为佛。那么四果圣人，他所修的是什么法呢？他所修的这种法，人人都知道，我们人人都听过，就是苦集灭道。

释迦牟尼佛最初到鹿野苑度五比丘，就是憍陈如、马胜他们这一班五比丘，这五个比丘，本来都是佛的亲戚；可是跟著佛去修道，有的就受不了苦。释迦牟尼佛在雪山的时候，一天只吃一麻一麦，饿得骨瘦如柴。那么就饿跑了三个，说：‘受不了苦了！'剩两个。以后，释迦牟尼佛在腊八那一天，天女送乳，天女给送牛奶去，释迦牟尼佛把牛奶喝了，这两个也跑了，这两个跑，不是因为受不了苦跑的，他们就说佛不会修行，说：‘这修行要修苦行，要行苦行。你现在喝牛奶，这是不能修行的！不能受苦了！'也就跑了，这五个人一跑，都跑到鹿野苑去了。

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，先说了《华严经》，没有人听，以后就‘为实施权'，就说《阿含经》。要对谁说呢？一观察：‘我以前那五个同参，护我法那五个人，应该先去度他们去。为什么要先去度他们呢？因为在往昔我发了这个愿：我若成佛了，就要先度毁谤我的那个人、杀我的那个人、对我最不好的那个人，我要先去度他去。'谁对佛最不好呢？你们有没有人看过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里谈到有个歌利王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做忍辱仙人的时候，他修行，这个歌利王就把老修行的身体给割了。为什么割他身体呢？

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往昔修道，是个老修行；身上的尘土，修得也很厚，也不下山，在那儿用苦功、修苦行。那么歌利王呢，他就带著一些个宫娥、彩女、妃嫔，他这一些个太太、皇后都带去了。带去做什么呢？到那儿打猎去。打猎就是打这些獐麂野鹿啦，打这些个东西，这一些个女人也都跟他去，但是女人就很好玩的，就不跟著他去打猎，到山上去，看见那儿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？因为眉毛有三寸那么长，头发有两尺那么长；脸啊，从来也没有洗过，就好像尘土很厚的；衣服上尘土，最低限度大约也有一寸那么厚，这一些个女人见到这样子一个不认识的，就说：‘啊！这是个妖怪！这是个妖怪！我们快走啦！'

这个老修行就说：‘你们不要走，我不是个妖怪。'

她们一听，说：‘咦！他会说话！'于是乎，有的胆大的就说：‘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'

‘我在这儿修行啊！'

‘怎么叫修行呢？'

说：‘我修行想要成佛。'他就给这一些女人说法。

说了之后，这一些个女人就对他很有好感了，说：‘啊！你在这儿太苦了，你都吃什么啊？'

他说：‘我吃的就是草根、树叶之类的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我也不到下边的人间去找吃的东西。'

啊！这些女人，时间一久，也就都不怕他了，这个去摸摸他的眉毛，那个又去摸摸他的手，那个又去碰一碰他的面，这么样子，就好像见到一个很心爱的什么物件，就都想要接近这个老修行。

那么歌利王各处去打猎回来了，找他这些个女人。一看，这些个女人都围在那个地方；这歌利王就看看这些个女人都在那儿干什么的？他就走路很轻的，慢慢、慢慢走，慢慢、慢慢走，走到这儿一看，他这些个太太啊、皇后啊，和这儿有很奇怪的这么一个人在讲话呢！这个也摸摸手，那个也摸摸脚的，很不守规矩的样子。啊！他就生出一种妒忌心了；在那儿听听，听他讲什么。啊！说是讲修行，在这儿讲修道。

歌利王就发脾气了，说：‘你啊！不要在这儿骗女人了！你修的什么道啊？'

老修行说：‘我修的是忍辱。'

‘什么叫忍辱啊？'

说：‘就是谁骂我、谁打我，我也不生嗔恨心。'

歌利王说：‘你尽骗女人可以啊，她们相信你，我才不相信你这一套呢！你能忍辱？真的？假的？'

这个老修行就说：‘当然真的了！'

‘你说真的！我试验试验！'把身上的宝剑拔出来了，就把手给剁下来了一只，说：‘我现在把你手给剁下来，你嗔恨不嗔恨？'

这个老修行说：‘我不嗔恨。'

‘哦！好！你不嗔恨，你真有点本事，你尽打妄语，你心里嗔恨，你口里说不嗔恨，你来骗我！我是一个最聪明的人，你能骗得了我？'这歌利王又说：‘好！你既然说你能忍辱，不生嗔恨，你那只手啊，我也给你剁下来。'把那只手也剁下。

剁下了，又问：‘你嗔恨不嗔恨？'

这个老修行说：‘还是不嗔恨。'

于是乎，他又拿著宝剑，把两只脚也给剁下了，这是剁其四肢。剁其四肢，又问：‘你嗔恨不嗔恨？'

这个老修行说：‘我还不嗔恨。不单不嗔恨，我若成佛，还要先度你。'那么佛发的这个愿。

当时天龙八部、护法善神就发脾气了，就下大雨。这个老修行说：‘我不嗔恨，有什么证明呢？我若嗔恨你，我这个手、脚，就不能恢复如故了；我若没有嗔恨心，我这个手脚啊，你虽然给我剁下来了，我还可以恢复如故。要是能恢复如故，像我原来的有手有脚，就证明我没有嗔恨；我若有嗔恨，就不会这样子了。'释迦牟尼佛在因地，说过这个话之后，手脚果然又恢复如故。

这护法善神，一看歌利王这么恶，把这个老修行四肢都给断了，于是乎，就大显神威，下雹子打这个歌利王。歌利王也知道厉害了，看老修行有这么大的神通变化，于是乎跪到老修行面前求忏悔。

老修行就发愿说：‘我若不成佛啊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我若有一天成佛，我就先度你成佛。你若不开悟不成佛，我也不成佛。'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佛成佛了，就到鹿野苑去，先度憍陈如。这个老修行，就是释迦牟尼佛；憍陈如就是歌利王。佛因为在往昔有这个愿力——要度对他最不好的这个人。

我们听见这一段公案，谁对我们愈不好，我们要发愿成佛的时候要度他。不要‘你对我这么不好，等我成佛的时候，一定教你下地狱！'不要发这种愿。

那么佛到了鹿野苑，为五比丘三转四谛法轮，这第一次说法就这么说：‘此是苦，逼迫性；此是集，招感性；此是道，可修性；此是灭，可证性。'这第一次说。

第二次说：‘此是苦，我已知，不复更知；此是集，我已断，不复更断；此是道，我已修，不复更修；此是灭，我已证，不复更证。'这是第二转。

第三转说：‘此是苦，汝应知；此是集，汝应断；此是道，汝应修；此是灭，汝应证。'

说完了这三转四谛法轮，就说：‘憍陈如，你现在在这儿被客尘来麻烦，你不得到解脱。'憍陈如一听这‘客尘'两个字，他就开悟了。什么叫客呢？客，就不是主人。什么叫尘呢？尘，就是不干净的东西。我自性就是主人；自性是清净的。所以他当时就开悟。开悟就叫‘解本际'，就明白本来的道理了，成了‘解空第一'。

那个四谛法，要是研究起来，是无穷无尽的。今天时间也不等我了，也不等你了，也不等他了，我们时间又到了。

今天我们讲‘声闻众僧'，‘不论女男'：这个证果，女人也可以证果，男人也可以证果，证果就是声闻，就是阿罗汉。好像鸠摩罗什法师他的母亲，就是证三果的圣人。

那么‘四谛观行'：观行，就是修行，观察来修行。观察修行什么呢？修行这四谛法——苦、集、灭、道；知苦、断集、慕灭、修道。要修这四谛的法门。

‘隐实示权'：本来这一些个声闻，你看他是声闻，有的是大权示现，是大权教的菩萨来示现这个权教的声闻，所以这叫隐实。隐，把这实在的功德他都隐起来了。示权，示就是指示，权就是权巧方便。你不要认为他是声闻，是小乘，你就轻看他，不要这样子。他这也都是大菩萨再来的；不是完全都是大菩萨，可是其中一定是有的。那这个大乘菩萨，他又现一个小乘的身，来接引这个小乘，然后回小向大，所以叫隐实示权，这是声闻这一个法界。

天法界

六欲梵天，五戒十善；

种有漏根，轮回难断。

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‘六欲梵天'。

第一个天是六欲天；六欲天就叫欲界天。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这叫三界。

我们现在都在这个六欲天的四王天里头包括著。我们直接所看见的这个天，叫四王天，有四大天王管著。这个天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上。须弥山有一半是在人间的，在这四王天的上面还有一半。什么叫四王天呢？是在须弥山东边、西边、南边、北边，这四大天王。这四大天王管著我们这个四天，一四天下；管著东胜神洲、南瞻部洲、西牛贺洲、北俱卢洲，详细说起来，这是很多的，说不完。

那么四王天的天人寿命多长来著？五百岁！他的五百岁不是我们人间的五百岁，四王天的一昼夜就是我们人间五十年。你算算这四王天的五百岁，是我们人间多少年？这四王天的天人的寿命是五百岁。以人间五十年做为四王天的一昼夜，你算算看，若三百六十五天，这是人间多少年？你们会算数的人可以算一算这个数目，这是四王天。

第二欲天就是忉利天，这忉利天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叫什么？不知道？就翻译一个‘不知道'好了，就叫不知道天。不知道天就是三十三，梵语叫忉利，翻译过来叫‘三十三天'。怎么叫三十三天呢？因为帝释在中间，这帝释天是在中间住的。这个帝释就是〈楞严咒〉上那个‘因陀啰耶'，也就是天主教、耶稣教，他们所说的那个天主；中国人叫他玉皇大帝；在《书经》上叫他上帝——
‘斋戒沐浴，以事上帝'，你斋戒沐浴了，就可以侍奉上帝。

古来中国的人，不知道有佛，就知道有上帝。所以汤王的时候，他祭天就用黑牛来祭天，他就说了，‘曰：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。'皇皇，就是大的意思；皇皇后帝。‘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。罪在朕躬。'

他说‘曰：予小子履'，商汤王他的名字叫履，他就说我小子，就是很客气说：‘我是很没有用的一个小子。'一个小孩子的样子。‘敢用玄牡'，我敢用黑色的牛，‘敢昭告于皇皇后帝'，我很至诚恳切地告诉大的上帝。说什么呢？说‘朕躬有罪'，说朕我一个人要是有罪，不要加到一般的老百姓身上去。万方，就是万方的老百姓。‘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'，一般的老百姓如果有罪了，那不怪他们，因为我没有教化好他们，所以他们的罪都应该给我。

所以古来的圣人，他是这样子，自己责罚自己，不是像现在的人，明明自己有罪，‘喝！不关

我事，那是他的，那是他的不对嘛，怎么能怪我呢？'‘你这个上帝，真是不公平，为什么教他那么有钱？为什么教我这么穷？为什么教他那么样出贵？为什么教我这么样贱？'这怨天尤人，什么事情不说自己的不对，就找人家的不是。那么古来的圣人哪，是认自己错的。

所以这个帝释天在中间，东边有八天、西边有八天、南边有八天、北边有八天，这四八三十二天，那么这是第二欲天。

第三是夜摩天。夜摩天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叫什么？这个天上的天人非常快乐，一天到晚都唱歌。唱什么歌呢？他就说他特别欢喜，说‘快哉！快哉！'快，就是快乐；哉，就是：‘啊！我快乐得很！我快乐得很！'昼夜六时他都是快乐的，所以翻译过来叫‘时分（份音）'，说每一个时分他都是快乐的。

第四是兜率天。兜率天梵语叫Tushita，翻译过来叫‘喜足'。他时时都欢喜，时时都满足，这就是知足常乐。他因为知足，所以常常快乐，所以又叫‘知足天'；就是一天到晚也无忧无愁的，没有烦恼，没有worry（忧愁），这是第四。

第五叫化乐天，他会变化他的快乐。喜足，他就变不变、化不化，也都是欢喜知足，甚至于不快乐他也知足，总是知足。这化乐天，他会变化，能化出来这个快乐。

第六是他化自在天。怎么叫他化呢？就是他自己本来没有这个快乐，他能把其他天上的快乐拿来，做为他自己的快乐，所以叫他化自在天。这个天上有很多天魔在这儿，以天魔为眷属。为什么他要把旁的天上的快乐拿到他自己来？就因为他不讲道理。好像人间的土匪，多数都是化乐天的天人堕落，他到人间，还想抢人的钱，做为他自己的钱，那么这是他化自在天。他把人家的东西抢来了，做为他自己的，这是六欲天。

梵天就是大梵天、梵众天、梵辅天。六欲梵天，‘五戒十善'：他们是修五戒十善所得的天上的福报，这五戒十善，都是有漏的善根，所以说‘种有漏根'：种有漏的善根。他们写著「种有漏因'，‘因'也可以，种有漏的因。‘岂有他焉'，旁人管不了的，这都自己去的。

讲经说法是不容易的，我现在因为没有想就说出来了，有人又说了，说：‘师父讲错了！'在心里这么样说，口里不敢讲。但是我这个人也很怪的，你在心里一说，我这儿电报就打来了，所以要把它改了。‘轮回难断'是不是啊？这回对了吗？是你心里说我讲错了，是不是？（弟子：是。）不是一个人这么样想，还有，赶快自己说出来，是谁这么样想来著？要坦白！若不坦白，那就永远不会成道的。

阿修罗界

修罗性暴，有福无权；

好勇斗狠，浮沉业牵。

阿修罗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叫‘无端正'，无端正就是丑陋。可是丑陋，是这个男的阿修罗，相貌非常丑陋；女的阿修罗，相貌又非常地美丽。男的阿修罗，他其性好斗，是在外边的斗争，向外斗争；女的阿修罗，其性也是好斗争，但是她在里边斗争，不是在外边斗争。怎么在里边斗争呢？她用心来斗争，也就是所谓的妒忌障碍、无明烦恼都在里边。

这一类的众生，有的时候把他论到三善道里边，就是天、人、阿修罗这三善道；有的时候又把他放到四恶趣里边，就是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阿修罗，这叫四恶趣。

这阿修罗，畜生里边也有阿修罗，人道里边也有阿修罗，天道里边也有阿修罗，鬼道里边也有阿修罗。所以阿修罗自己是一个法界，但是又通于其他的三法界，所以在这个四道里头，都有阿修罗。总而言之，无论在哪一个道里边，他是好斗争的，他脾气非常大，好说了算。说了算，就是他愿意做boss（老板），愿意指挥其他的人，不愿意受其他的人指挥；愿意管著其他的人，不愿意受其他人的管，这都是修罗的表现。

这修罗，你们没有看见，我可以告诉你们。修罗又有善的阿修罗，又有恶的阿修罗。善的阿修罗，就是国家的军队、兵、将军，这都是阿修罗；恶的阿修罗，不善的阿修罗，就是土匪，小

偷，偷人东西、强抢人东西这种，好打人这一类的人，好杀人这一类的人，这都叫阿修罗。这是在人道上，我们都看得见的。

天上也有这一类的阿修罗。在天上的阿修罗，他和天兵、天将去作战，一天到晚，想要抢帝释天这个宝座，想要把帝释天给打倒了，他去做帝释天。可是他战来战去，总要失败的。为什么呢
？因为他有天福没有天权；他可以在天上享受这个天福，但是他不能有权力，所以他虽然和天兵、天将作战，始终是失败的。这是人间的阿修罗，和天上的阿修罗。

畜生怎么又有阿修罗呢
？畜生阿修罗，好像老虎，这是畜生里头的阿修罗；狮子，这是畜生里头的阿修罗；豺狼，这是畜生里头的阿修罗。那么这类阿修罗，它就愿意欺负其他的同类，欺负其他的畜生，就好像那个狼啊、虎啊、老虎、狮子，都想吃其他的畜生。为什么它要吃其他的畜生呢？就因为它是一种修罗性。还有蛇、飞禽里边那个鹰，这都是阿修罗。

总而言之，阿修罗就是不讲道理，他脾气大，无论对任何人，他常常要发脾气。Too much temper！（太多脾气了！）那么这畜生里头的阿修罗，是这样子。

鬼里头也有阿修罗，这种阿修罗，他就欺负其他的鬼。鬼里头也有善鬼、有恶鬼，这恶鬼在鬼里头，也不讲道理。本来鬼就是不讲道理的，他在不讲道理的里边，还更不讲道理！所以说‘修罗性暴’：他的性非常暴躁。

‘有福无权’：他是有天福而没有天权的众生。他想要争权夺利，但是也争不到。‘好勇斗狠’：他好和人作战，好和人斗争。现在你看这个世界，都是修罗世界，都讲斗争、斗争；斗争这个，斗争那个，你把我斗倒了，我把你斗臭了。

你看在中国那个林彪就是豺狼转世，所以他那么恶，百万大军他都可以带，有方法把他们都管得服服贴贴的。周恩来是个人，周恩来不单是个人，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，比诸葛亮都聪明，所以他在这么坏的一个世界上，他还能立得住，这是我告诉你们。

前五、六年，我就告诉你们这个秘密，不过你们都不注意。有人现在就问了，说：‘您知道林彪是豺狼，朱德是个什么呢
？'那么有人说：‘那我是个什么呢？'你就是个你，我就是个我。因为我所说的这是世界最有名的人，我说一说；没有名的人还谈不到，还轮不到你。

所以这都是修罗，他们都好勇斗狠，就斗争、斗争，斗争一百年，斗争二百年，斗争三百年，斗争五百年，斗争一千年。你看他这种的理论，斗争要斗争到一千年去。唉！佛法所以到这斗争坚固的时候，是末法时代。

但是，我们大家要发愿：‘我们不要末法，我们就要正法！我们走到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就要变成正法！'我们发这个愿，就是在末法时代，我们若到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就要变成正法。那么人人发这个愿，人人就都满这个愿。到这个末法时代把它变成正法，这就叫天翻地覆，把天地都给它翻过来。它是这样子吗？我们不教它这样子。

‘浮沉业牵’：这阿修罗，他或者生天，或者在人道，或者在畜生道，或者在饿鬼道，都是由著业力牵引著他，才起惑、造业、受报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受这种的果报。所以说浮沉业牵，由他业力牵引著到哪一道里头去。所以人修行，切记不要和人斗争，不要好勇斗狠，不要性暴，那么就和修罗脱离关系了。

若详细分析阿修罗，在这个九法界里头的众生，有五个法界里头都有阿修罗。在这个畜生法界里边，飞禽有飞禽的阿修罗，走兽有走兽的阿修罗，在水里的动物有水里的阿修罗。好像那个鳄鱼，那就是水里的阿修罗。马也有阿修罗，所谓‘害群之马'，有这个马在这儿，这一个马群就不平安了，就很多麻烦，这叫害群之马，这害群之马是马里头的阿修罗。这个牛呢
？牛也多数是阿修罗，你看那个牛头上生两个角，这个角就是表示自己这个硬，能顶其他的东西，用头来顶，这就是阿修罗的性。说‘牛性'，牛性就是阿修罗。狗更是阿修罗！所以你们谁愿意养狗的人，就是亲近阿修罗；你亲近阿修罗，将来和阿修罗就会接近了；接近就会有危险，恐怕就走到阿修罗的道里头去。那么各人要特别注意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跑到阿修罗里头去。

人法界

人道和合，功罪相间；

德升孽降，岂有他焉！

阿修罗道是这样危险，那么人道呢？人道也有善，也有恶，所以说‘人道和合，功罪相间；德升孽降，岂有他焉！'这个人，性情很温和的，和谁都能合得来，所以说‘人道和合'。

来做人，也不是完全善，也不是完全恶。完全善就升到天上去了，完全恶又去做畜生、做饿鬼、堕地狱了。所以啊！又有一点功，又有一点罪，或者功多过少，或者功少过多。功多罪少的，就生在富贵的家庭；功少罪多的，就生在贫困的家庭。在这里边，千差万别，这种差别性是很多的。所以说‘功罪相间'：有一点功，又有一点过，不是纯阴，也不是纯阳。纯阴的，就是会变鬼去，不会做人了；纯阳的，就升天了，不会做人了。所以我们做人，就又可以上天，又可以堕地狱。

‘德升孽降'：你做善功德，就向上升一升；你若造罪孽过，就向下降一降。所以说德升，你造德行，就向上升；你造罪业，就向下降。

‘岂有他焉'：其他人不会教你堕地狱，不会教你去做饿鬼，不会教你去变畜生，都是你自己造的。所谓‘自作自受'，自己做，自己就去受去，这是人道。

畜生法界

畜生好贪，多而无厌；

将黑作白，是非莫辨。

前边所讲的七个法界，都是好一点的法界，可以试一试，到那儿去作一作戏去。唯独现在这三个法界，这不可以尝试的，不可以去试试看的。你试试看，恐怕就跑不出来了。‘一失人身，万劫不复'，你把这个人身失去了，一万个大劫恐怕也再得不著人身，所以这是很危险的。不可以好像作戏那么样去作一作这个戏。虽然有人说：‘好像作戏似的。'但是他还没有认识这个作戏怎样做法，他这种无明的见解是见不清楚的，他还认识不清楚。

这畜生不是一类的畜生，畜生也有百千万亿，种类不同，有飞的畜生，有走的畜生，有水里头的畜生，有旱陆的畜生，有虚空的畜生。你看这个畜生，单单那飞的畜生，就有百千万亿种不同类的样子，这飞的众生有这么多。那么走的畜生呢？也不少。小的，老鼠是很小的畜生；大的，这个大笨象是大的畜生。这个鹿、熊、马、牛，都是很大的畜生。在陆地上的畜生，也有百千万亿种。在水里的畜生，有水狗、水牛、水马、海里头的猪，也有百千万亿种。

我们人恐怕没有法子完全都知道；就研究物理、化学的，研究生物学的、动物学的这一些个人，无论你是个博士，是个什么士，是个专家，都没有法子完全知道的。你知道一千种，那一千一百种的，你就不知道了。你知道一千一百种，一千二百种那个，你又不知道了。

那么你说你完全知道，你怎么就知道，比你知道的，再没有更多的呢？这你又不知道了，所以没有法子完全知道。就这个畜生的种类，我们人就没有法子知道。爬的畜生，好像就单单虫类，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种类。所以这个世间上，你看是不是重重无尽呢？是不是无尽重重呢？

这一些个畜生，都是从什么地方变的畜生呢？只是从一个字变的畜生——贪！‘畜生好贪'：好贪，就是无论什么，都是多多益善，少少不行。所以说‘多而无厌'：因为它多而不厌，所以‘将黑作白'：黑的，它也不知道是黑的，它说：‘哦！这是白的。'将黑作白，这就表示它没有理性了。没有理性，就是贪多；无论什么都贪多，甚至于狗屎，它也贪多。像那狗吃粪，它愈吃愈多一点，它就最好了。那么邋遢的东西，人一看：‘哦、！那怎么吃法呢？'它就愈吃，愈觉得愈香愈甘美，就是这样子，多而无厌。将黑作白，不好的，它也认为好，什么它都贪多。甚至于有病，它也贪多一点病，一个病它嫌不够，要两个病，吃药它要吃多一点，这都是贪多。

‘是非莫辨'：它也不知道对，也不知道是不对，是非都不辨了，不清楚了，这就是没有理性了。怎么搞的它没有个理性呢？就因为有个‘贪'字。有这一个贪字，就糊涂了，就无明盖覆了；无明把它盖住了，什么它也不知道。

所以我们人不要贪，不要说：‘钱多，出家人不贪财——愈多愈好。'你贪多就有危险。贪多，就容易变畜生，我告诉你！说是：‘那我们出家人不会堕落的。'不会堕落？你若不依照佛的戒律去修行，堕落更快一点。所以古来人有那么一句话，说：‘地狱门前僧道多。'都在那等著要到地狱去。那个贪心的老道、贪心的和尚，都在地狱门前等著，说：‘快点教我堕地狱啰！快点教我先进去啰！进去很好玩的，在里边！'他觉得那个地方是很好玩的地方，所以他要去。去到那儿就知道不是很好玩的地方。

饿鬼法界

鬼类喜嗔，昧果迷因；

无明颠倒，日积月深。

一般人都知道鬼，有的人就相信有鬼，有的人就说没有鬼，甚至于佛教徒也不相信有鬼。什么叫鬼？鬼就是一股阴气。他有影而无形，有形而无影。你或者看著他一个黑影，你细一研究，他又没有了。或者看见他好像是个人似的，可是转眼间也没有了。这种的道理是很不容易把他弄清楚的。

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十法界，这十法界之中就有一个鬼法界。这鬼有多少种呢？鬼的种类也像恒河沙数那么多，无穷无尽，那么多的种类。有的是有财鬼；怎么叫有财鬼呢？他就有势力！在鬼之中，他是做鬼王的。有的无财鬼；无财鬼就是没有势力的，也就是穷鬼，因为他穷，所以他就给人很多麻烦，到处去给人添麻烦。那么你若想明白这鬼的种类有多少，你就要修道，等你开了五眼六通了，那么有多少种鬼你都会知道了。

有的人说没有鬼。我就告诉他，若没有鬼，也就没有佛，也没有人，也没有一切的畜生了。因为畜生也是鬼变的，人也都是鬼变的，阿修罗都是从鬼变的，乃至于天道、阿罗汉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都是从鬼道上来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‘十法界不离一念心'。这一念心，就造成十法界。

你做鬼事，就是堕落鬼道去；做人事，就到人道里头去；做阿修罗的事，就跑到阿修罗里头去。你做阿罗汉的事，就跑到阿罗汉里边去；你做缘觉，就跑到缘觉里边去；你若做菩萨的事，就跑到菩萨的眷属里边去；你若做佛事，就成佛；你若做地狱的事，就堕地狱。这都是由你现前的一念心造成的，所以才说十法界不出这个一念。

那么现在讲这个鬼，‘鬼类喜嗔'：凡是鬼的种类，就欢喜发火，生嗔恨心。人家对他好，他也生嗔恨心；对他不好，他也生个嗔恨心。他最欢喜是什么呢？就是给其他的人麻烦。你对他好，他也给你麻烦；你对他不好，他也给你麻烦。所以就说，烧香引出鬼来了。本来你烧香，是恭敬他。你不恭敬他，他还不给你麻烦；你一恭敬他，他就给你麻烦，让你生病了。所以孔子都讲：‘敬鬼神而远之。'这鬼神，你恭敬是要恭敬，但是你不要和他接近，要离他远一点，所以说鬼类喜嗔。

‘昧果迷因'：果，他也不明白；因，他也不懂，迷昧因果了，所以他就不知道好坏。本来种好因结好果，种善因结善果，种不善因就结恶果；种瓜就得瓜，种豆就得豆。他不懂这个，他不懂什么叫种瓜得瓜，什么叫种豆得豆。他就种上茄子，想要吃辣椒；种上辣椒，他就想吃黄瓜。所以他就不懂这个道理，就是‘乱晒啰'（广东俗语），就是乱七八糟的这么胡搞。这叫昧果迷因，不懂因果的。他的‘无明颠倒'，这种行为‘日积月深'：日积，就一天一天地积得很多；月深，这无明颠倒，这个月比那个月深一点，那个月又比那个月深一点。就是愈造愈深，愈深他愈造。所以讲日积月深。

地狱法界

地狱忧苦，无门自钻；

起惑造业，受报循环。

还剩一个法界，‘地狱忧苦，无门自钻；起惑造业，受报循环。'

‘地狱忧苦'：地狱是最不快乐的一个地方，那么你们谁愿意到那个地方旅行去，随时都可以到的。谁愿意到地狱旅行去，我可以保证你们即刻就到。怎么样呢？你‘愁一愁，就地狱游一游。'愁，就是忧愁；你一忧愁，就到地狱旅行去了，vacation（度

假）去了。

愁一愁，就地狱游一游；

笑一笑，就老还少；

哭一哭，就地狱有个小黑屋。

你看，就这样子。你要是忧愁，就种地狱的因。你要是笑，就种天堂的因，‘自古神仙无别法'，没有旁的方法，‘只生欢喜不生愁'。所以说你‘愁一愁，就地狱游一游'，到地狱去旅行去了。你能常常地笑，老了也像年轻人一样。哭这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。

总而言之，地狱没有快乐的，地狱就是忧苦的。但是地狱没有门，地狱这个门是自己开的，自己开这个地狱门，自己就往里钻，钻到里边去，所以说‘无门自钻'：本来地狱没有门，不像我们人间的监狱，用人工造成了，放在那地方，谁犯法了，把他放到监狱去。不是的！地狱没有门，但是你到了自己应该入地狱时，你到那儿，那个门就开了。你就硬往里钻，钻不进去也要钻；无门自钻。

‘起惑造业'：为什么到地狱去啊？因为无明、烦恼，你愚痴了、不明白了。因为不明白了，所以就造出一些个恶业来了。没有造善业，造恶业。‘受报循环'：你造了一些恶业，就要堕地狱，就要受这个果报。受果报是循环无端的。你造什么业，就受什么果报，丝毫都不会错的。所以这叫受报循环。

十界一心，不离当念；

能觉此念，立登彼岸。

这十法界，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，这是四圣法界；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这是六凡法界。合起来叫十法界。这十法界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？就从我们人现前这一念心生出来的。所以说‘十界一心，不离当念'：这十法界都没有离开你，就是现前这一念。

你现前这一念，你若明白了，所以说‘能觉此念'：你若明白这一念，‘立登彼岸'：立刻就到彼岸了，这个彼岸是什么呢？就是觉悟。觉悟就是不迷惑了，就把无明破了。破无明，那个法身就现出来了，所以说立登彼岸，立刻就到彼岸了，就‘摩诃般若波罗蜜'了。

如意魔女

我今天晚间想起这个如意女来了。她是周朝的一个鬼，被雷劈了；她又修成一种魔术，雷也没有法子打她了。那么她就各处去作怪，然后就遇到我了，她要皈依三宝，现在是改邪归正了。这要是说起来啊，可以写一本书。现在你们不要怕她了；她即使来到这地方，也不会害人了。

在二十七年以前，大约是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（西元一九四五年）二月十二这一天，我在东北周家栈这个地方，有一个‘道德会'。道德会，就是讲道德的地方，天天都讲演。这个会上有我几个皈依弟子，所以每逢从那儿经过的时候，我就到那地方住几天。

住几天就遇到一个不知姓什么的批八字的先生。怎么叫批八字呢？就是你年上两个字，月上有两个字，日上有两个字，时上又有两个字。他给人批八字批得很灵的，他就给我批，他说：‘喔！你啊！应该去做官去，怎么来出家了呢？你若做官，会做很大的官。'

我说：‘官怎么样做呢？我都不会，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官，怎么可以做呢？我会做和尚，所以我现在出家。'

他说这个太可惜了。这是在周家栈，这个批命的他这么给我批。

然后又看我的手，他说：‘噢！你这个手，最低限度，你可以中一个头名状元。'

我就说：‘现在我连最后那一名都中不了了，还中头名？'

然后他又细看说：‘哦，你啊！今年是走运了！今年你有吉祥的事情！'我说：‘有什么吉祥的

事情呢？'

他说：　'过下个月初十，你就和现在不同了。'

我说：　'怎么样不同法呢？'

他说：　'以前一千里地以内的人相信你，过了初十之后，一万里地以内的人就都相信你了。'

我说：　'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？'

他说：　'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！'那么说完了这话，我又住了两天。

大约是二月十四、十五的样子，我就到那个镶白旗四屯。镶白旗四屯有我的皈依弟子，叫夏遵祥，他那年已经六十多岁了。他家里有三十多口人，种了很多地，可以说是个财主。在那一个乡下，他是最有钱的。那么这个老人从来也不相信佛，什么都不相信，等见著我来了，他就相信，要皈依。不单他一个人要皈依，全家都要皈依，所以他全家就都皈依我了。以后我每逢到那个地方去，就到他家里去住。他家里三十多口人，我一去，都高兴得不得了。在那住了大约有十天的样子，就又有七、八十人都皈依，大约是七十二个人也都来皈依。

皈依之后，等到二十五这天，我就坐著夏遵祥他家里的车到双城县去，他家里离双城县有七十多里路，这车要一早晨三点多钟就开始走。

这时候虽然说三月间，正是冷的时候，冷得不得了。这个赶车的人和跟车的人都要穿著皮衣、皮袄、皮裤，戴著皮帽子。我呢，那时候是很穷的，穿的衣服就三层布，这一个衲袍是三层布，穿的裤子也是两层布的裤子——夹裤；穿鞋是穿鞋，没有穿袜子。就穿罗汉鞋，有窟窿的那种鞋，没有穿袜子。一早这车就走了，我坐在车上边。我戴著个帽子，也遮不住耳朵，那是一个合掌巾，那种帽子就好像人合著掌那个样子的。你们看见济公戴的那个帽子，就那个样子的。

坐在车上，七十里路，从三点钟大约坐到一早七点钟吧。到了城里了，天也光了，这赶车的老板和跟著车的人呢，心里想一定会把我冻死在车上，因为穿的衣服也少，又在这车上。他们都坐坐车，下来跑一跑，因为不跑就冻得不得了，一定要下来活动活动。我在车上，由一出门口，就坐在车上。到双城县的东门外，把车停住了。我从车上下来，这个赶车的一看，　'哦！还没有冻死他！'他以为我一定会冻死。

二十五这天我到双城县。有一些个善友，有一些个护法居士，我到他们家里去，也住了十多天。等三月初九又回到镶白旗四屯，回到夏遵祥的家里。他就告诉我了，他说有一个夏文山，他有一个女儿，就是在我打皈依的时候一起皈依的，她最近有病了，病得很厉害，六、七天不吃东西、不喝水，也不讲话，就很大的脾气，发脾气要打人的样子。等到初九这一天，她的母亲就来对我讲，说：　'师父啊！我这个女儿啊，皈依之后没过几天，她就病了。病得很厉害，她也不讲话，也不吃东西，也不喝水，天天都瞪著眼睛，把头栽到炕上，也不讲话，不知道她这是个什么病？'

当时我就对她讲，我说：　'我也不会给人治病，她什么病，你问我是不行的。现在我有皈依弟子叫韩岗吉，他是开五眼的，能知道人的过去未来，前生是怎么回事，他也知道；你今生什么事情，他也知道。你问他去。'那么她就问这个韩岗吉。

这韩岗吉也是在我到双城县，二十五号以前的时候他皈依的。他皈依的时候，本来我不收他。为什么不收他呢？因为在我没出家以前，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，在道德会上是同事。因为他开眼了，我出家之后，他见到我，他开眼一看，他说：　'原来你生生世世都是我的师父来著！'所以就要皈依我。

我说：　'我不能收你做徒弟，我们本来都是老朋友来著，我怎么可以收你做徒弟呢？'

他说：　'不是，我自己现在知道我自己…。'他说如果我不收他皈依，这一生他就要堕落了。说这话之后，他就跪在地上不起来，一定要皈依。我就一定不收他。

经过大约有半点多钟，时间不太长。我就问他，我说：　'皈依我的人，都要依教奉行。你现在

这么大的本事，又知道过去，又知道未来，又知道现在，那么你知道是知道，你会不会有一种贡高的心，不听师父的教训？'

他说他一定会听的：‘师父！你教我赴汤我就赴汤，教我蹈火就蹈火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！'就是到了滚水里头去，那有一锅滚水，师父你教我去，我就跳到那滚水里去，煮熟了也不要紧，这叫赴汤。蹈火，那有一堆火，你教我到那火上走，我也要去的。

我说：‘真的？可是真的啊？你不能将来我有事情教你做的时候，你不干啊！'

他说：‘无论什么事情，师父您教我做，我一定做的，就算有什么危险我也不怕的。'那好啦，于是乎在这七十二个人里头，他也就皈依了。

那么这一次我就叫他，我说：‘你能给人家看病，现在我这皈依弟子有病了，你给看一看啦！'

他就坐那儿一打坐，这么一观想，这要作观想的，这一观想，哦！看他面啊，就吓得那个样子，不得了了，就害怕了，告诉我：‘师父！这个事情不能管的！这个事情啊，我无论如何管不了的！'

我说：‘怎么样子？'

他说：‘这个是一个魔啊！这个魔啊，可太厉害了，她能变化人形，啊！能变成人形，在这个世界捣乱害人，这个魔才厉害呢！'

我说：‘怎么那么厉害？你说一说看。'

他说这个魔是周朝的一个魔。周朝那时候她是一个鬼，因为她不守规矩，就被一个有道行、有神通的人，用雷把她劈碎了。但是她这个灵性还没有完全散，所以以后她又聚回到一起了，又变成一个魔。现在这个魔，她的神通特别大；她能飞行变化，忽然就没有了，忽然又有了。

他说她因为被雷劈过，所以以后啊，她就又修成了，她炼一种法宝，这种法宝呢，是专门避雷的。这法宝是什么炼的呢？就是那个女人生小孩子，小孩子初初生出来外边的那层皮，那层包小孩子的皮。她用那层皮修炼，炼成一个帽子，这么一个黑帽子。她把这个帽子戴到头上，什么雷也打不了她了，雷因为怕污秽的东西。

西方人认为雷是没有人来支配的。普通的雷可能是没有人支配，但是有一种特别的雷，就是有一种神，用雷来惩罚世间的妖魔鬼怪的。

她炼成这个帽子，这个雷就劈不了她了。她又炼成两个法宝，就是两个圆圆的球。她用这个帽子，若给人戴上她这帽子，这个人哪，灵魂就会被她捉去了，就变成她的眷属了。那么她这个球，如果打在人身上，人就会死了。就这么厉害。

所以这韩岗吉看出来，她是这么厉害的一个魔鬼，就告诉我，说：‘师父啊！这事情不能管的！'

我说：‘那不能管，这有病的怎么办呢？'

他说：‘这个有病的，那一定死的！没有办法的！'

我说：‘死？怎么可以的！她若是没有皈依我，当然我不管。她上个月二十四号皈依我的，还没有那么久。'

当时皈依我的时候，我就教那一班人念〈大悲咒〉。我说：‘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〈大悲咒〉，将来会有用的。遇到什么危急的时候，你念〈大悲咒〉，观音菩萨就会保护著你。'于是乎，他们就有很多人念〈大悲咒〉。

我说：‘她若不皈依我，那么这个魔鬼抓她去、不抓她去，我不管。现在已经皈依我了，我就不许可这魔鬼抓她去，教她死。我一定要去管这个事。'

他说：‘师父啊！那您要去管，我不能去的！我不能跟您去的！'

我说：‘什么？你皈依的时候，你说“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”，现在还不一定是汤，不一定是火呢？你为什么就辞了呢？'

他也没有话讲了。没有话讲，想一想就说：‘师父！那您要派几个护法保护著我。'

我说：‘你不要啰嗦了！跟著走就是了。你啰嗦什么呢？'

那么他听我这样讲，也不敢啰嗦了，就跟著我去了。去到那地方，这个有病的人，头冲著床下，栽到这枕头上，屁股就撅起来这么样子，很难看的。但是很大脾气，眼睛瞪著有牛眼睛那么大，尤其看见我，更不高兴。

我就问他们家里，有病的原因。他说，在前七、八天，在他们这条屯的外边，有一个孤坟。就有一个老太婆，大约有五十多岁，穿著雨蓝色的衣服、长衫，头上梳两个小辫辫，这个辫子不是向后边梳的，她的辫是向前边这么样梳的。那么穿著黄裤子、黄鞋，就在这孤坟哭。

当时就有一个姓夏的，也是一个老太婆，就去劝她说：‘你不要哭啦！'她哭什么呢？这姓夏的老太婆就听她说：‘我那个人哪？我那个人哪？'就这么哭，一边哭一边要找她那个人。那么这个老太婆劝劝她，她就不哭了，就跟著她，两个一起到镶白旗四屯这个屯里边来。两个人走到这屯的外边，大约这门口有门神，她就不敢进来。那条屯有围墙，四边都有fence（围墙），有四个门，到门外边她就不敢进来。姓夏这个女人就自己到这个屯里来了，她就在这条屯外边又在这儿哭。

这时候，夏遵祥他家里的马车从外边回来了，这马一看见这个东西就认识！人不认识这个东西，马认识。马一见到这个东西，就惊起来跑了。她就藉著这个车往门里头跑的时候，跟著就进来了。大约那守门的神在那儿也慌上来了，一看这马惊了，就不管这门了。她就跑进来了。

跑进来，就到一个姓尤的家里，这姓尤的叫尤忠宝。到他家里，也是找她那个人。那么她望望这个姓尤的，然后从他家里就出来了。出来这时候，就有三、四十人围著这老太婆了，都叫她‘老傻太太'。问她：‘姓什么？'

她说：‘我也没有姓'。

问她：‘叫什么名字？'她也没有名。

再问她，她说：‘我是个死人。'这样子呢，就有三、四十人围著她就看。看这个好像一个怪物，这么看她。她手里拎著这个黑帽子这么走。一边走，好像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人，走到夏文山家后边的墙，那墙大约有八尺多高，她到墙后边，把她这个黑帽子一撇，就撇过那个墙里边去了。她随著一跳，啊！八尺多高的墙，她也跳进去了。任何人都跳不进去的墙，她跳进去了。

看的这一班人说：‘啊！这老傻太太会武术，会功夫！'于是乎，这一班人就跑到前边门里边去看。

夏文山的儿子叫夏遵全，他也是我的皈依弟子，也是皈依没有两个礼拜，是二十四日皈依这一班人。从门口进来就说：‘妈！妈！妈！老傻太太到我们家里来了！您不要害怕！'他妈妈巴著脖子尽向外看，也没有什么。一回头，哦，有一个老太婆已经到炕边上了，要上炕，身体爬到炕上一半，在下边还有一半，就这么样子。

这时候她说：‘你找谁啊？你找谁啊？'她也不说话。那么过后，她们看见她很奇怪的样子，这有病的女孩和她妈妈两个人就念上〈大悲咒〉了，就念‘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...'，这么一念，她就慢慢、慢慢下地了。这老傻太太下地就躺到炕沿底下，像死人一样也不动弹了。她们一看，这不得了，这若死在家里，出人命啦！于是乎她就报告村长。村长来了，看见有这么一个老年的女人躺在地下，好像要死的样子，于是乎，这个村长就伸手，用一只手就把这个老女人拿起来了，就拿到外面去，放在地下，教她这么走。

等她走到乡公所里边去，就问她：‘你是哪里人呀？你干什么来的？'

她就对著这些个人说她是死人，说：‘你不要问我，我就是死人，我也没有姓，也没有名，也没有住的地方。我到什么地方，就住在什么地方。'这个村长听她这么讲，看她这个样子，也都很惊恐了。于是乎带著枪就把她向屯外边送，向西边送。

头一次，送了五十几步远，这个人回来了，人回来，等到向屯的门口回头一望，这老女人还跟在后边。

于是乎就又向远的处送她，这一回就送出七十几步远，那么这个人又回来了，走到半路上，这个老女人又跟著回来了，这一次，和他一同有三、四个乡屯里头的人，就又往远的处送她，这回送出一百五十多步远，就教她赶快走，不走就用枪打她。那么这个村长，就在那儿放了两枪，这个老女人就趴在地下。本来不是打她，但是她吓得就趴在地上，大约她以为又是打雷了。这回村长回来一看，没有跟著回来。于是这村长和乡公所里几个办事的人员，就回到屯里头了。

这个老的女人虽然走了，可是夏文山的家裏，他的女儿就病了。就是瞪著眼睛，也不说话，也不吃东西，晚间也不睡觉，头就好像在床上叩头那么样子。就是我前边说的她这个头栽在枕头上，后边这个身就高起来这么样子，七、八天也不吃东西。

我没有到他家里以前，我和韩岗吉说：‘你说一管这闲事，就会死的，我现在就宁可我自己死，我也要救我这皈依弟子。第一个条件，我要救我自己的皈依弟子，因为她皈依我，我不能看著她死了不管。第二个条件，我要救这个魔。你说这个魔啊，谁也管不了她，但是她造罪造得多了，一定还是会有人管得了她。她修炼了这么多年，如果有人来把她消灭了，这也是很可惜的。所以第二个条件，我要救这个魔，她就是有本领令我死了，我都要去救她去。第三个条件，我要救世界所有的一切众生，如果我现在不把她收伏了，将来世界人受害的一定是很多。我有这三个条件，我一定要去。'所以就到这有病的家里了。

当时这个村长也来了，听我们一谈论起来，一个礼拜以前来的这个老傻太太就是个魔鬼，他也就想起来了，他说：‘哦！难怪那天她在地上躺著，我用一只手把她拿起来，一点都不费力，好像没有东西似的。若不说我也想不起来，现在一讲起来，知道这的确是个魔鬼了。'

这样子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魔鬼又找来了。怎么样找呢？在〈楞严咒〉有五种法。五种法里有‘息灾法'，就是人有什么灾难，可以把它息了。有‘吉祥法'，有不吉祥的事情，可以变成吉祥。有‘勾召法'，就是妖魔鬼怪无论他离多远，随时可以把他捉来。又有‘降伏法'，就是魔鬼他来了，你能降伏他。有这种的法，所以当时用那个〈楞严咒〉，把这个如意魔女，就给他叫来了，一叫来，一进门口的时候，她带著一股臭气，这股臭气，腥臭得不得了。人一闻到那腥臭的气就作呕，就要呕吐的那个样子。

那她进来啦，就用她所炼的那个帽子，想用她这法宝，往我头上来撇。一撇，这个帽子也撇不到我的头上。那么她这个帽子没有用了，又拿出她这个圆圆的球想来打，也打不到我身上。

她两种法宝都用了，都没有功效，没有用了。她在这个时候才知道是不行了，就要跑。要跑！东西南北，四维上下，什么地方也跑不了。因为她一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就结界，就好像摆上一个阵似的。那么她没有地方跑了；上边也有人看著她，下边也有人看著她，左右前后都有这护法天龙八部在这里堵著她，跑不了。她跑不了，没有法子，就跪下来。跪下，就哭起来了。

当时，我就给她说法，说这个‘四谛法'，说‘十二因缘法'，又说这‘六度法'，她即刻就明白了。明白了，她就要皈依三宝啦，发菩提心了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就给她说了皈依，另给她起个名字，叫‘金刚如意女'。

皈依之后，她就常常跟著我到各处去度人。可是她的本性是一种魔性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她都有著一股又臭又腥的味道；跟著我到什么地方，都有这股的味道。以后我一看，她跟著我不行啦，我就把她派到吉林省蛟河县磊法山‘万圣玲珑洞'，到那地方去修行。

那个地方，怎么叫‘万圣玲珑洞'呢？我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皈依弟子都派到那儿，都教他们在那地方修行。这个地方，我自己也到过这个山上。那么以后她修行很快就有了一点神通，常常到各处去救人去。不过她救人呢，也都不教人知道说是她怎么样救人。所谓：

善欲人见，不是真善；

恶恐人知，便是大恶。

你做的好事，愿意教人知道，那不是真的好事。你做的坏事，怕人知道，那才是坏事。所以这个如意魔女，结果也变成一个佛的眷属了。

这个洞怎么叫‘万圣玲珑洞'？因为一个洞有三个洞门，在这边可以看到那边，那边又可以看到这边，玲珑透体的那个样子。好像这个玻璃杯里面装著什么，一看就知道了，这叫玲珑。不是一定说是glass（玻璃），就是里边可以看到外边，外边又可以看到里边，这一个洞有三个洞门，这三个洞门都互相通的，在那里边有一个庙。造这个庙的材料，都是用羊驮上去的，这一只羊或者驮两块砖，或者一块木头，这么用羊运上去的；因为那个山很高。

在那个洞里边，西边这个洞门口，外边又有一个‘老君洞'——老子的洞。东边这个洞门口，就有一个‘滴水洞'。滴水洞那个洞里，有这个水往下滴答滴答，这么滴水，这个水啊，在那儿千人万马都够吃的。后边那个洞出去，就是‘纪祖洞'。纪祖洞，就是纪晓堂。纪晓堂是我东北的人，他收过五个鬼，那么他又在磊法山这儿，捉过这个黑鱼精，这黑鱼精是在明朝那时候，在北京做官的，叫黑大人。他姓黑，但是他不是个人，他是鱼。那么纪晓堂知道了，就要收拾他，知道他有一天就在这个山这儿过，那么纪晓堂就在那儿等著他。等他从那儿过，纪晓堂会‘掌手雷'，用掌手雷就把黑大人给打死在那个地方。

所以那山上的洞啊，谁也不知道有多少。你今天查有七十二个，明天就有七十三个，后天你再数，或者就有七十个。总而言之，它没有一定的数目。

有一个人到那个山上去，看见两个老年人在那儿下棋。他在那儿看看，就咳嗽了一声。咳嗽了一声啊，这两个有很长胡子的老人一看，嘿！他怎么来了？这个石头自己有个门就关上了！他就在那跪著，一跪就跪死在那个地方。现在他的坟，还在那个石头洞的门外边。你看！人家求道、求法，跪死在那地方都不起来了。所以那个山有很多神仙。

我遇到一个李明福，他会武术，跑得才快呢！跑得像猴子那么快。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也是一早起到山上去，一早大约四点多钟到山上，就看到他在那儿拜佛，他后边这个头发，束得有七、八斤重，头上橛著一个簪，从来也不洗。他的面目很小的，小眼睛、小鼻子、小嘴巴、小脸，这么很小的。但是他力量很大的，以前人家做铁道，那个铁道轨，八个人抬一条，他一个人可以拿两条。一个人拿两条，这么一个胳臂夹一个，就这么有力量。他叫李明福。究竟他多大年纪？什么时候的人？没有什么人知道他。我到那儿遇到过这么一个奇怪的人。

我对你们所讲的，这不是讲故事、不是自造的，这是实实在在，一个真实的事情！你们各位信呢，也可以；不信呢，也可以。信不信由你！